



校园紫贝壳

等待的美丽

Dengdai de meili

主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紫贝壳

等待的美丽

主 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等待的美丽 / 胡晓华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校园紫贝壳)

ISBN 7-204-08356-3

I. 等... II. 胡...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527 号

书名: 校园紫贝壳

主编: 胡晓华

责任编辑: 玉继雄

封面设计: 北京沐灿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印张

字数: 2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书号: ISBN7-204-08356-3/I·1761

定价: 668.00 元 (全 24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CONTENTS

枝

园

芽

贝

壳

翠

列

- 等待的美丽 雪小禅(1)
- 她比百合沉默 白墨(3)
- 眼睛 大眼睛(8)
- 嘴唇里的阳光 朵朵(15)
- 爱情就像一朵莲花 雪小禅(20)
- 歌手的文化素质无关紧要吗? (22)
- 刻在饭盒上的初恋 麦小佳(24)
- 心上人 亦舒(27)
- 夏天,终没有结束 冷雨夜(45)
- 水晶粽的幸福 叶萱(54)
- 客串一场爱情故事 枫叶飘泪(56)
- 从前 佚名(64)
- 旁边的旁边是你 滕静(67)
- 女大学生追星挨打有感 (70)
- 谁说我等不到天长 饶雪漫(73)



也谈追星	(86)
巨蟹的泪滴落瓶中	忽然花开 (89)
安葭的被子很精彩	安葭 (96)
关于中国文化	(106)
爱尔兰咖啡	筱筱 (113)
游来荡去的情人鱼	蔓石 (119)
你是我那个夏天的爱情替身	似水流年 (126)
爱的痕迹	烟雨 (133)
劫无痕	马德 (135)
远运河的风筝	修琪 (137)
雨中的风信子	冷雨夜 (139)
中了“美人计”的感觉如沐春风	雁子 (144)
情那么深 缘那么浅	淡蓝蓝蓝 (150)
爱情与洋葱	河口 (161)
迫不得已爱上你	十一郎 (163)
春天的公寓	唐禾禾禾 (172)
爱上我的小警察	藤上风铃 (183)
来自天堂的玫瑰花	Alicia Von Stammwitz (190)
作家不应犯常识错误	(195)
谁更应该受谴责?	(198)
假唱该休矣	(201)



等待的美丽

☆文 / 雪小禅

有一个感人的等待的故事。因为喜欢张爱玲，所以她的家庭和很多细节都被寻来仔细研究。看张爱玲就会提到她姑姑，对张爱玲来说，那是比她母亲还要亲近的人。但一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那个贵族小姐出身、又留过洋的女孩子为什么一直独身。后来终于看到她结婚的消息，那时她已七十八岁。我去找理由，明白了之后却几乎落泪。年轻的时候，她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女孩子啊，父亲是清朝的重臣，母亲是李鸿章的女儿，万贯家财和才情容貌集于一身，怎么可能没有人爱？况且她又是中西合璧的完人，几次出洋留学，这等女子几世才有一个啊。少女时有人给她算命，说要很晚才结婚，父亲怕她受委屈，把最好的一幢洋楼和很多家财留给了她。但父亲没想到，就是再晚



校

园

紫

贝

壳

系

列



婚，也不至于七十八岁才结婚吧。

对张茂渊来讲，怎么可能没有爱？她爱上的翩翩少年李开弟是留学时认识的，她认定了他，也被他爱着，可是人家从小就有婚约在身啊。他和她，都是看不得别人痛苦的人。于是，她放弃，约定来生，从此再也没有爱过别人，只自己守着那片父亲留下的产业过日子。直到后来钱财一夜散尽，她也是淡淡的，没有死去活来，钱毕竟是身外之物，那样的心清心明，看得人惊心动魄。

她说过，如果今生等不到你，我等来生。当李开弟的老伴去世后，两个古稀老人终于走到一起。七十八岁的张茂渊，如愿以偿嫁给了初恋的人，从此恩爱生活，直到九十岁去世。五十多年的等待，换来了十二年的生死相依，换来了最后的爱和美丽，她有的是幸福和满足。

还好，所有的等待没有成空，就是终于成空，也是不悔，因为把心交给了等待，就交出了自己的一颗心，学会等待，才懂得欣赏美丽，而没有经历过风雨的花朵，必定不如风雨后的花儿开得娇艳。





她比百合沉默

☆文 / 白墨

砂是惟一送她百合的男人。每年只送一次，每次只是一枝，细细长长的白色花朵，高贵而又羞涩。

她和砂手牵着手，在旧房子间的老巷子里慢慢地走。青石板的路，上百年的历史，糅合着石板上模糊的字迹与暧昧的青苔。一切都会消失掉，很快。这座城市的推土机已经令她感到极度不安了。是的，它们很快就要像坦克一样开过来了。这里会变成废墟。这里还会变成高楼，或立交桥，或其他没有任何历史的崭新建筑。

她在网上告诉砂：旧城改造，这儿便要拆了。砂说：我要回去，去看它最后一眼。她没有去机场接他，只为他铺好了客房里的那张床，纯棉的白色床单，有着太阳的芬芳。枕边放有一只香囊，里面是新鲜的茉莉。

厨房里正煮着一锅汤，很简单的大白菜和肉骨头。砂就这么进来了，一边脱着鞋，一边笑：“你啊，就是成了地主老财也还是用白菜骨头招待我？”她击他一掌：“别人还千金难尝呢。而且，汤不在好，有心则行嘛。”

她大笑起来。有牙没眼的，很不淑女。要是有人八卦杂志的记



者在，一定会拍下她这副模样，再添一标题：名主播之西部牛仔篇。谁也想不到她在家里的着装，一如今天，头上扎着一个深蓝色的牛仔发圈，身上是长长的浅白吊带牛仔裙，脚裸上系着一条挂有一小块血色玉石的仔布织带。这一身行头都是自制的。砂曾说：“你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孩，但太残忍。”她满脸疑问。砂笑：“你连裁缝的饭碗都抢。再这么下去，你就可以自己种出大米和蔬菜，过上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了。”

砂当时不会想到她日后真能种出那么多东西来。她找了这样一个深宅大院，独门独户，似乎注定了要离群索居孤独终身的样子。砂有些担心。一个如花的女子，主持着全市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却不住在保安严密的高层或曰高尚住宅区里，别人想起来真是十万个为什么了。她对他说着这个院子的故事，他们走在她种的茉莉花丛里，砂不时抬头替她拂去低垂的柳条。“这院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太的，留过洋，创办过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就是在附近。她终生未婚，而且所有的亲戚都在海外，所以这个院子有些日子没有人烟了。”

砂在外地，听不到这儿的电台节目。但他知道，她在节目里是另一副样子，一如她的着装，工整严密而且有品味。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但她并不简单。她多元，却也不复杂。她只是生有两副面孔。一副给工作，另一副给自己及最最亲近的人。很难说哪一面才是最好的。也许都好，也许都不好。

“你为什么不养只猫或者狗？”砂的问话有点不着边际。“你看我把自己养成什么模样了？花草还可以怠慢一些，活物我可



不敢养。我知道饿饭的感觉不好,要是饿死了更是罪过罪过。”
砂嘿嘿一笑:“看来你还真是够坚强的,连只宠物都不需要。”

“坚强有错吗?”她仰头问他。他知道碰到她的痛处了,便抚了抚她的肩。她是那么的瘦,一直这么瘦。他有点心痛,也只是
一点。他不能为她做更多的事。他觉得他做得最好的事便是在
她哭的时候给她递纸巾,而这种事的几率又少得可以。她几乎
不哭。不,是不在他面前哭。他知道她私底下一个人的时候也会
哭泣。他想起那一年,他第一眼见到她,望着她转身,一个背影,
一个坚强的背影。后来他对她说过:“我说不清我的感觉,我只
觉得这个女孩不一样,看她的背影,就知道她不一样。”其实,他
没有说,那是一种心痛的感觉,细细地涌入心里的噬痛。

九年过去了,她还是这样让他心痛。她还是穿着这样的牛
仔长裙,肆无忌惮地往发际插白色的茉莉,用凤仙花的汁把指
甲弄得狼狈不堪。她说她记得童年时有人告诉她这样可以染成
漂亮的红指甲,但她试了无数次,永远只有清浅而混乱的血色。

她却很高兴:“是啊。陶渊明过得也未必有我好呢。只是我
的文章不如他的好罢了。”

“最近写了什么?”他知道写作才是她真正发泄与发现的途
径,在电台的工作其实也只是糊口而已。要把一些心肠很热智
商却很低的听众安抚妥当不是一件省力的事。她说:“很少写东
西了。我都忙着在睡觉之余工作。像洗衣服擦地板那样,我只是
要把那些地方弄干净,我能看得见的,别人也能看得见的干净。
你明白吗?”他点点头:“明白。但你是一个工作卖力却并不真正



用心的人。”她先是有些愕然，料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他似乎一直在说“好”、“明白”、“是的”之类顺承的话。而这话又是这样尖锐得到骨子里去。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这种卖力却不用心的人。”他说出这句话来，她就释然一笑。是的，他们一样。这话多么让人有归属感啊。其实她心里还是寂寞的。她害怕这世上最后一个可以相信依赖的人也对她说：“我和你不一样。”虽然这可能才是事实。

“我会成为一个哑巴的，一定会，迟早的事。我现在说了太多的话。所以，我要沉默我的余生。”她总是喜欢这样胡乱地把形容词当做动词来用。

“你不能成为哑巴。你一直都像我的唇舌，说出我心里的话。如果没有你，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自己了。”砂说得很认真。

“其实我们不需要言语也可以交流的。比如，写字。”她记得从前他们天天见面时，并不常说话。倒是分开之后，在网络上他们聊天，写信，基本上是她在写，他在看，他打字不慢，却写得不多。他总是在电脑前浮出诡异的笑容：“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明白我的想法呢？很多事，都要经过你的再叙述，我才能得出意义来。”在一旁为他递过香淳咖啡的女友不解他的笑容，却始终明白有那么一个女人，远在天边，却似近在眼前。他说：“我们没有什么。”说出口后便后悔，这么恶俗的话何必说呢。但也恰恰因了这句话，女友留了下来。

突然把柳条篮子扣在他的脑门子上。他便像战国时的大



夫，戴着一顶白色的朝冠。他冲着她笑。她说：“我真喜欢你。”于是，又拥抱了他一下。

他耸耸肩：“要是你早几年说这话，我就一定会飞到天上去。你现在这么说，我却有种要进地狱的感觉了。相识越久，越觉得你是妖怪。”曾经有很多男人笑称她是妖精。砂却不用这个“精”字，那太暧昧。而她并不是一个暧昧的女子，她只是“怪”。一个喜欢穿着木屐走在石板路上的女子，快快慢慢地走着，用脚步谱曲，用鞋子弹奏。她是那么地容易快乐，也容易悲伤。她是那么简单地生活着，又那么复杂地思考。

说她是妖精的男人给她送玫瑰，一打一打的，红的，白红，黄的，甚至还有最稀少的紫黑色的。她把那些花转送给同事或工友，原因只有一个：“这些花太招摇。”砂笑言：“你这人比花更招摇，你倒怕花招摇了？”“我招摇的是内心，它招摇的是外表。不一样。”

砂只送她百合。他永远不会送他玫瑰。带刺的玫瑰不能触摸。洁白的百合却比玫瑰更寂寞。她说：我不寂寞。我只是沉默。



校

园

紫

贝

壳

亭

列



眼睛

☆文 / 大眼睛

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火车披挂厚重的雪衣一路穿山越岭，最后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前段铁轨被雪封住了，清除积雪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呆在车厢里百无聊赖，他决定下去走走，也许还去站台上那惟一的小饭店坐坐，刚才火车经过时，他透过车窗看见了小店的名字：安和饭店。名字很奇怪，也许是店主的名字，但却令他感觉亲切。这名字教他想起一双眼睛，多年来，在一个个异乡陌生的小旅馆中辗转反侧时，他便能看见这双眼睛，默默闪烁，无处不在。眼睛的主人的名字中也有一个“安”字，那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也正因为这，他选择离开。多年来对她的思念与其说是种折磨，倒不如说是种寄托。

风雪太大，站台上行人寥寥无几。他将大衣裹紧一点，向小店方向走去。经过站台时，他下意识地停下来辨认站名，一个女人也站在站台牌前，她那包头的红围巾像火一样在漫天风雪中燃烧。

这是个分站，站台牌上覆着厚厚的雪，隐约露出一个模糊



不清的“庄”字，前一个字则被雪盖住了大半，他正揣测着会是什么字时，那女人转过头来。

大片的雪飘在她的红围巾上，似乎也跟着烧了起来，她的眼睛那么黑，脸色因此显得苍白。

他认得这双眼睛，他从没忘过它们。

几片雪落到了他的睫毛上，模糊了他的视线，一片白茫茫中，他求助似地睁大眼睛，觉得自己整个跌进了那双黑眸之中。

雪光衬得她的眼睛更黑更亮了，有一瞬间，他甚至以为那是泪，但她只是静静地，唇边露出一抹纤弱的微笑。

“你好。好久不见。”

二

是的，确实好久不见，并且，她还是那么美。他想，忽然有些自惭形秽。

他们在小店里找了个靠窗的位子，面对面坐下，各点了一杯茶。窗外仍是漫天飞雪，勉强可见的火车像只大爬虫一样趴在铁轨上，远处白皑皑的山头像厚重的云团沉沉压下来，使天空显得格外低矮。

他告诉她自己仍在跑供销，这回打算去西安，她则是刚从姐姐家度假归来，准备乘下趟9:30的车回家。没想到这场雪将他俩留在了这个不知名的小站。

最初的寒暄过后，两人都沉默下来。



他有些心烦意乱，暗暗看了她一眼。她正扭头看着窗外，雪无声无息地飘舞着，她脸上也是一片无声无息的白，眼睛益发显得黑幽，雪花似乎直落入她的眼眸深处，立刻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他，似乎也正从她眼中消失，虽然他们坐得这么近。

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又开始包裹住他，只要面对她，他就会觉得失重，并且，如临深渊。他甩甩头，似乎想挣脱出来，一边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香烟点上。她还是那么目中无人，他想，心生恨意。

“真巧啊。”他突然道。

他将视线投向他。他正熟练地掸着手上烟头的烟灰，一边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抬着下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打量着她——他浑身上下仍透着她熟悉的傲慢和轻蔑，而这一切曾那般伤害过她。他的眼睛，她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那双眼睛，是那么的冷淡，让她体会不到一丝暖意。

她始终无法克服面对他时的困窘和心慌，过去是这样，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牢牢控制并嘲笑着她的自持力！她最初的心乱忽然平息了，一股渐生的怒意取代了怯懦，她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

“你说什么？”我不会再怕你了。

“我说好巧。”我再也不愿在你面前像个傻瓜似的了。

“是啊，真巧。”你还是那么傲慢无礼。

他透过烟雾继续打量她，她的眼神仍是那么安详、平静，只

是脸色略显苍白，有些什么东西在她眼里翻涌，可就像掠过水面的小鸟，一闪就不见了。他从来就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从来就没有办法把握住她，无论他怎样努力尝试走近她。他狠命抽烟，不想被那种沮丧的感觉网住。

她也正看着他。他是那么悠闲自得而又心不在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那般心不在焉，从不将任何事、任何人放在心上，自然也包括她。

“还没戒掉？”她看向他手中的香烟。你答应过我戒烟的。

“干嘛要戒？我从没打算戒烟。”他坐直身子，一边满不在乎地摊开手。为你，我戒掉抽了十年的烟，可你呢？你从不曾在意过我！

她没再说什么，低头去喝茶，热气腾腾的水雾扑上来，扑得她双眼雾蒙蒙的。你自然从不将我说过话当真！

他摁灭手中的烟蒂，也端起面前的茶杯，苍绿的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沉入杯底，剩下的几片，迟迟疑疑地在杯中漂浮，就像他的心，起伏不定，始终不肯落向实处。

他低头吹开茶叶，啜了口茶水，一边懒洋洋地问：

“结婚了吗？”

她抬起头来，他是那么漫不经心，似乎对问题本身都不屑一顾。她淡淡一笑，摇摇头，继续低头喝茶。

“眼光不要太高嘛。”他不知不觉带出一种老于世故的口气，心里却隐隐一阵欢喜。

“谈着呢，”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也许是受不了他



的那种语气，也许是不想教他嘲笑自己，但这几个字却说得她一阵心痛，赶紧将矛头转向他，“你呢？”

他觉得自己的心同茶叶一起沉了下去。她是那么美，那么安详，那么遥不可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别想抓住她。

“暂时没有。等分房子。”他简洁地挥挥手，表示这个话题就此为止。

两人都低头喝茶，同时都觉得有些失魂落魄，谁都不敢抬头看对方一眼，沉默再度来临。

一个女招待过来添水，她的风骚和丰满的身段一样显而易见，他突然活跃起来，同她开了几句粗俗的玩笑，女招待扭着腰肢笑骂着走开了。他转回头，发现她正低着头微微蹙眉。他忽然感到一股恶意的快乐，开始对她讲述自己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历，夹杂着一些黄色笑话。他不住口地说着，就像急着将壶里的水倒出来，不让水流有片刻的中断。多年来，他一直为她洁身自好，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她越是沉默，他就越发绝望，也越发恨自己。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她，而她似乎也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只想砸碎这一切，砸碎！

火车汽笛突然响了，它在提醒旅客：积雪已清除，可以出发了。

他的话随之戛然而止，只剩汽笛声响，一遍遍在空气中缭绕。她抬起头，脸色苍白，那目光如此无力，却直看进了他的心：“你还是老样子。”

有刹那间，那些积压多年的话几乎就要喷涌而出，但他立